

今年轮到我肩负着全家的希望去抢上海电影节的票。

虽然之前就被亲朋好友耳提面命了攻略和去年的经验教训，但是八点一到，看着《小偷家族》的座位表不停翻红的实况，真的触目惊心。当机立断掉枪头去找《纽约公共图书馆》，才幸不辱命。后来看到豆瓣电影挂出《小偷家族》被引进的消息，更坚定了我的“逃避可耻却有用”的信念。

去年的电影节，颇看了一些天马行空的片子。今年则被《如何在派对上搭讪女孩》和《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这样的名字吸引了，但是情况好像有点不一样（后者还没抢到）。所幸最惦记的几部老片子都没有错过——

《昨日、今日、明日》，1963年的片子，29岁的索菲亚·罗兰。《白日美人》，1967年，24岁的凯瑟琳·德纳芙。都是最好的时光。伊拉是美女中的美女，放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还让人神魂颠倒，可见是真美女，经受了各种考验——经得起考验的美女才是真美女。

《基伯龙三日》有一点例外，是好莱坞很喜欢的“电影中的电影人”套路——罗密·施奈德晚年接受的一次采访。真实事件发生在1981年，隔年伊就去世了，43岁，真真的红颜薄命。这片子刚刚在四月底横扫今年的德国电影最高荣誉“劳拉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和男女配，还有最佳

著名影星王丹凤不幸离世的消息传来，喜欢她的影迷无不悲伤。虽然生老病死是人生规律，但是我们还是为之惋惜。非常凑巧，我幼时家住在陕南邨，与明星家同住一幢楼，我家在王家楼上，几乎可以近距离看到丹凤阿姨。

具有法兰西建筑风格的陕南邨居住过不少文化名人，有著名记者舒宗侨、电影明星王丹凤、作家黄裳等，居民构成中，高级知识分子、老干部、健康长寿者占有一定比重。最有名的莫过于影星王丹凤了。人们常说，陕南邨因王丹凤愈加熠熠生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娱乐项目相对简单，没有电视，只有数量不多的电影，电影一放，人们普遍对那些清纯可人、端庄秀气的电影明星青睐有加。那时，我在茂名南路二小读书，同学间互相传话，听说我家住在王丹凤楼上，都跑来问我，王丹凤长啥样？真像电影里那么美吗？我骄傲地说，当然了，比电影里还要美。隔壁邻居中有个电影明星，可把我那帮小伙伴羡慕死了，那时人们也追星，只不过没像现代人那么直露，而是暗暗的、远远的。记得那时《女理发师》热播，电影院门口，电影画报登出主演王丹凤的大幅剧照，那



夜光杯

摄影)，像是对阿拉“希茜公主”迟来的敬意。前几天在家里理东西，看到三张一套的《茜茜公主》的碟，装修工人对此——VCD这种东西和这套片子——都闻所未闻，只有我晓得伊是家母的最爱，虽然机器都扔了，片子就不是先留着咯。基伯龙是疗养胜地，有布列塔尼最好的沙滩，当年没去成，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去看一看（海边漫步时背景音乐必须是詹姆斯·拉斯特乐队的《基伯龙》，可惜此处不能跳转播放）。

白日美人梦

马塞洛

话说回来，每年都在出美女，每个时代都在出美女。我还记着“电影101”，还没搞清楚鞠婧祎和周洁琼呢，又多了一个孟美岐要认——今年有好些朋友被“创造101”分了心，站队李菊或是“村花”杨超越。这情形有点像李宇春她们那届的超女，但是无论红与黑，情况好像也并不一样。

美女之外，自然要有帅哥。1978年的《油脂》，24岁的约翰·屈伏塔扮高中生还是毫无压力的，反正重点又不是看伊读书（顺便说一下，屈伏塔比特拉沃尔塔好听多了，另一位主演译成奥莉花纽顿庄，也比奥莉维亚·纽顿-约翰更富音韵。语言是活的，和墨守成规的咬文嚼字比起来，窃以为还是审美更重要——是的，天秤座又暴露了）。

选举要避亲，所以把索菲亚·罗兰的老搭档马塞洛·马斯楚安尼放到最后提。放眼艺术史，叫马塞洛的都是大艺术家，这里就恕不一一啦。

时正值她青春靓丽，拍出来的照片就是美丽，瓜子脸，略微带点尖的下巴，尤其一对水汪汪的大眼在睫毛衬托下，楚楚动人。王丹凤五官确实标致，以今天的审美看依然符合绝色美人的标准。她并非出生在什么演艺世家，只是小时候她爸爸喜欢看地方戏，常带她去看，因此受到艺术熏陶。成长岁月里，赶上上海滩影坛星光熠熠。那年头盛产电影明星，她在自己闺房里贴满画报上剪下来的周璇、袁美云、胡蝶、阮玲玉、陈云裳等人的剧照，天真地发梦，幻想自己有一天能够变成她们。

那时小朋友都以一睹明星真容为荣，此时，我这个邻居要想见她一面，也的确不容易。记得有天的下午，我在窗外无意间看见年轻的王丹凤戴个大口罩穿着高跟鞋“咔嚓、咔嚓”走过来，同学母亲正和邻居闲聊，看见大明星过来，就大胆与其寒暄，（她在机关工作，经常与人打交道，擅长交际），此刻，王丹凤便摘下口罩，与邻居亲切攀谈起来，看到她们这么热闹，过后，我便好奇问同学母亲，“你们交流啥？”“没啥，随便聊聊。”

这更勾起我要一睹明星官邸的欲望，于是，我大胆敲开楼下大门，来开门的是保姆，我自报家门是三楼邻居，想来拜访一下我们热爱的电影艺术家，理由冠冕堂皇，内心直打鼓。王阿姨、柳叔叔出门迎接，大方请我这个不速之客进屋，明星家里的布置的确与众不同，正屋墙上悬挂着两人的结婚照，一架黑色的美国施坦威牌钢琴，一架美国维克

多留声机特别显眼，我想，王丹凤从影40余年，奉献了纵贯古今50多个银幕形象，时至今日，影迷仍然对她念念不忘，这不能不说与她少明星架子、接地气的亲民形象有关。

岁月如梭，天妒英才，我们敬爱的电影明星王丹凤走了，我们陕南邨的邻居们都极为悲痛，默默祈祷：王丹凤和柳和清这对影坛伉俪能在天堂团聚，延续着他们爱的佳话。

世界杯足球赛主题曲

李思源

每届世界杯足球赛的主题曲必定会在开幕式上演唱。有些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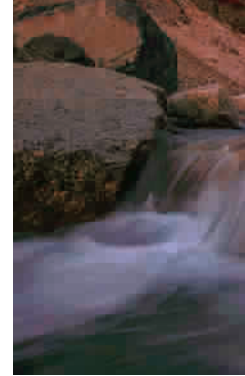
的流传和影响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如1998年的“来吧，喔拉！喔累！”（Allez! Ola! Ole!）廿年来风靡全球至今不衰。

2017年5月25日国际足联和日本索尼音乐合作后公布的官方主题曲是“放飞自我”（Live it up）。由流行歌手威尔·史密斯，“拉丁格莱美奖”获得者尼基·贾姆和科索沃歌手伊拉·斯特拉菲联袂主唱。

此事立刻引来一片吐槽。因为这首用西班牙语演唱的歌曲里不仅没有一点俄罗斯的元素而且乐感和旋律平淡，歌词缺乏激情。

由于各国可以自行创作自己的世界杯主题曲，俄罗斯以菲列普·基尔科罗夫为首的音乐家在2017年6月15日发布了主题曲“前进！俄罗斯”（Вперед, Россия!），从音乐到视频全盘俄罗斯化，并宣称要在世界杯比赛期间充斥俄罗斯的大街小巷，但此曲显得太极端而缺乏全世界运动员团结拼搏的友好精神。最后，在众多竞争的歌曲中，俄罗斯的“团队”（Команд）脱颖而出。

根据一段时期的播放，大家都感到，曲调悦耳，感情丰富，特别在歌词中多次提到“团队”，强调出足球是一个团队的体育，并把祝愿送给参赛的每一个团队，起了很好的团结和纽带的作用。不少人认为“团队”的乐感和思想性不亚于“放飞自我”。



地球上离中国最远的国家应该就是位于南美洲的智利、阿根廷了，在这两个遥远国家的南部边缘有一片山区——巴塔哥尼亚，因其峻美神秘，每年吸引了大批户外及摄影爱好者前来膜拜。

四月初我也来到了这里进行摄影，其中最吸引我的当然是阿根廷境内的菲茨罗伊峰，其地处深山之中且常年云雾缭绕，想要一窥其真容绝非易事，因此户外运动界戏称此山峰为“妃子裸浴”。

虽然听闻了种种困难，但我还打算挑战一下这传说中的艰难险阻、去一窥这世人难见的妃

最近读了一篇学生习作，不知为何觉得很感动。故事非常简明，写的是一段记忆中逝去的童年友谊。两个女孩子，都出生在一个一心想要男孩的家庭，父母为计生忧愁，为她们的性别感到遗憾。但故事也没有依我们想象的走向那样，通过外力给女童施压。她们只是接受了这种“遗憾”，比较乖巧地生活着。她们两个还有两个好朋友，是两只小鸟。于是在看似无忧无虑的童年里，她们经常在一起做家务，这也是比较罕见的、在年轻人小说里看到童年做家务细致的描绘。她们分享糖果，是过年时攒来再吃的。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女

女性的友谊

张怡微

很难过。我想这种“掠夺感”，也是身为女性的我到如今才慢慢意识到的，不只是暴力和虐待才会令女童感受到性别的压力。压力存在于她们小小的手认真真洗过的菠菜，晒过的萝卜干、咸鱼，剥过的黄豆，存在于手心里的茧握过的糖果。但她们什么也没说，没有人要听她们说什么。如果不是有文学，她们可算是得到了善待，早早打工，早早嫁人，也没什么不好。

我有个中学同学，仔细想起来我和她也没有什么很深的交情。我们小的时候，班主任跟我打听她爸妈离婚的事情，我不肯说，我说我不知道的，班主任就体罚我去跑一公里，我不肯说是因为我父母也离婚了，我宁愿去跑步。回想起来，大概就这点情义。她没有妈妈，只有相处过得去的继母。上个月我们见了一面，我第一次知道，她还有个弟弟。她说她有点想结婚了，爸爸连她男朋友面也没见过，就说非常满意、特别支持，然后立马就给亲家寄大闸蟹。她问我好笑哦，我就很认真地笑了一会儿。我想她一个人要准备的事情还有很多，然而她愿意主动承担这部分责任，愿意把苦楚当笑话说一说。不管承受怎样的压力，女性努力承担人为人的责任，而不是在浪费精力迎合或者打击偏见，总是令人高兴的事。

在小说世界里，男作

她说，嗯，你说得有道理的。



推轮椅走路的老人

蔡旭

这辆轮椅，几乎每天早晨都会碰到。

它是同太阳一起出现的，同阳光一起灿烂的。

这个说法，也许不够严谨。因为阴天它也出来。即使大雨过后，树叶上还在滴水，它就在林荫道出现了。

那位本应坐在轮椅上的老头，却站在车后，推着轮椅向前。

旁边是一位老太太，注解着老伴的本义。

时间走得很慢。车轮转过一圈，需要十秒或更多。步子当然更迟。轮子动了，脚步才能跟上。

真担心他会跌倒。从老太太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不过从不见跌倒。从老头的眼神，看出更多的是信心。

一年了，我看不出他的锻炼有哪些成果。进步或许是有的，但被我的迟钝掩盖了。

但他们并不在乎我的评价，好像只是把走动当作目的。

其实，也会有些日子我们没能相遇。

不是他们没有出来。而是我的坚持，有时会打折扣。

七夕会

七夕会

张廷

不慎人就会直坠崖下，恐惧随着每一步的攀登而放大。当终于到了可以下坡的时候却发现，原来下山更难，同样的陡坡，下坠之势更难控制，不得已决定坐着利用满坡的滚石往下滑，于是各种的险象环生，以坚硬闻名于世的始祖鸟硬壳冲锋衣、冲锋裤、登山靴、登山包全部划破了，外挂的三脚架更是惨不忍睹，但最终来到了离斐茨罗伊最近的湖边，壮丽的群峰、完美的倒影一览无余，并于日出时分在湖口瀑布前拍摄到最神秘、最绚烂、最美丽的“妃子裸浴”！

照片背后的故事

张廷

我决定要翻过此山。最艰险的时刻到了，背负着沉重的摄影装备攀登近六十度、满是滚石的陡坡，随着高度的急剧上升，冰川湖在脚下变得越来越小，危险却越来越大，稍

子色调。凌晨三点多从露营地出发，在黑夜中开始攻顶，在天蒙蒙亮时，来到了户外运动爱好者可以到达的冰川湖边，这里可以看到山峰，但中间仍隔着另一座山因此不

能看见全貌。

我決定要翻過此山。最艱險的時刻到了，背負著沉重的攝影裝備攀登近六十度、滿是滾石的陡坡，隨著高度的急劇上升，冰川湖在腳下變得越來越小，危險卻越來越大，稍

子顏色。凌晨三點多從露營地出發，在黑夜中開始攻頂，在天蒙蒙亮時，來到了戶外運動愛好者可以到達的冰川湖邊，這裡可以看到山

峰，但中間仍隔著另一座山因此不能看見全貌。

我決定要翻過此山。最艱險的時刻到了，背負著沉重的攝影裝備攀登近六十度、滿是滾石的陡坡，隨著高度的急劇上升，冰川湖在腳下變得越來越小，危險卻越來越大，稍

子顏色。凌晨三點多從露營地出發，在黑夜中開始攻頂，在天蒙蒙亮時，來到了戶外運動愛好者可以到達的冰川湖邊，這裡可以看到山

峰，但中間仍隔著另一座山因此不能看見全貌。

我決定要翻過此山。最艱險的時刻到了，背負著沉重的攝影裝備攀登近六十度、滿是滾石的陡坡，隨著高度的急劇上升，冰川湖在腳下變得越來越小，危險卻越來越大，稍

子顏色。凌晨三點多從露營地出發，在黑夜中開始攻頂，在天蒙蒙亮時，來到了戶外運動愛好者可以到達的冰川湖邊，這裡可以看到山

很难过。我想这种“掠夺感”，也是身为女性的我到如今才慢慢意识到的，不只是暴力和虐待才会令女童感受到性别的压力。压力存在于她们小小的手认真真洗过的菠菜，晒过的萝卜干、咸鱼，剥过的黄豆，存在于手心里的茧握过的糖果。但她们什么也没说，没有人要听她们说什么。如果不是有文学，她们可算是得到了善待，早早打工，早早嫁人，也没什么不好。

七夕会

张廷

不慎人就会直坠崖下，恐惧随着每一步的攀登而放大。当终于到了可以下坡的时候却发现，原来下山更难，同样的陡坡，下坠之势更难控制，不得已决定坐着利用满坡的滚石往下滑，于是各种的险象环生，以坚硬闻名于世的始祖鸟硬壳冲锋衣、冲锋裤、登山靴、登山包全部划破了，外挂的三脚架更是惨不忍睹，但最终来到了离斐茨罗伊最近的湖边，壮丽的群峰、完美的倒影一览无余，并于日出时分在湖口瀑布前拍摄到最神秘、最绚烂、最美丽的“妃子裸浴”！

照片背后的故事

张廷

我决定要翻过此山。最艰险的时刻到了，背负着沉重的摄影装备攀登近六十度、满是滚石的陡坡，随着高度的急剧上升，冰川湖在脚下变得越来越小，危险却越来越大，稍

子色调。凌晨三点多从露营地出发，在黑夜中开始攻顶，在天蒙蒙亮时，来到了户外运动爱好者可以到达的冰川湖边，这里可以看到山峰，但中间仍隔着另一座山因此不

能看见全貌。

我決定要翻過此山。最艱險的時刻到了，背負著沉重的攝影裝備攀登近六十度、滿是滾石的陡坡，隨著高度的急劇上升，冰川湖在腳下變得越來越小，危險卻越來越大，稍

子顏色。凌晨三點多從露營地出發，在黑夜中開始攻頂，在天蒙蒙亮時，來到了戶外運動愛好者可以到達的冰川湖邊，這裡可以看到山

峰，但中間仍隔著另一座山因此不能看見全貌。

我決定要翻過此山。最艱險的時刻到了，背負著沉重的攝影裝備攀登近六十度、滿是滾石的陡坡，隨著高度的急劇上升，冰川湖在腳下變得越來越小，危險卻越來越大，稍

子顏色。凌晨三點多從露營地出發，在黑夜中開始攻頂，在天蒙蒙亮時，來到了戶外運動愛好者可以到達的冰川湖邊，這裡可以看到山

峰，但中間仍隔著另一座山因此不能看見全貌。

我決定要翻過此山。最艱險的時刻到了，背負著沉重的攝影裝備攀登近六十度、滿是滾石的陡坡，隨著高度的急劇上升，冰川湖在腳下變得越來越小，危險卻越來越大，稍

子顏色。凌晨三點多從露營地出發，在黑夜中開始攻頂，在天蒙蒙亮時，來到了戶外運動愛好者可以到達的冰川湖邊，這裡可以看到山

很难过。我想这种“掠夺感”，也是身为女性的我到如今才慢慢意识到的，不只是暴力和虐待才会令女童感受到性别的压力。压力存在于她们小小的手认真真洗过的菠菜，晒过的萝卜干、咸鱼，剥过的黄豆，存在于手心里的茧握过的糖果。但她们什么也没说，没有人要听她们说什么。如果不是有文学，她们可算是得到了善待，早早打工，早早嫁人，也没什么不好。

我有个中学同学，仔细想起来我和她也没有什么很深的交情。我们小的时候，班主任跟我打听她爸妈离婚的事情，我不肯说，我说我不知道的，班主任就体罚我去跑一公里，我不肯说是因为我父母也离婚了，我宁愿去跑步。回想起来，大概就这点情义。她没有妈妈，只有相处过得去的继母。上个月我们见了一面，我第一次知道，她还有个弟弟。她说她有点想结婚了，爸爸连她男朋友面也没见过，就说非常满意、特别支持，然后立马就给亲家寄大闸蟹。她问我好笑哦，我就很认真地笑了一会儿。我想她一个人要准备的事情还有很多，然而她愿意主动承担这部分责任，愿意把苦楚当笑话说一说。不管承受怎样的压力，女性努力承担人为人的责任，而不是在浪费精力迎合或者打击偏见，总是令人高兴的事。

在小说世界里，男作

她说，嗯，你说得有道理的。

七夕会

张廷

不慎人就会直坠崖下，恐惧随着每一步的攀登而放大。当终于到了可以下坡的时候却发现，原来下山更难，同样的陡坡，下坠之势更难控制，不得已决定坐着利用满坡的滚石往下滑，于是各种的险象环生，以坚硬闻名于世的始祖鸟硬壳冲锋衣、冲锋裤、登山靴、登山包全部划破了，外挂的三脚架更是惨不忍睹，但最终来到了离斐茨罗伊最近的湖边，壮丽的群峰、完美的倒影一览无余，并于日出时分在湖口瀑布前拍摄到最神秘、最绚烂、最美丽的“妃子裸浴”！

照片背后的故事

张廷

我决定要翻过此山。最艰险的时刻到了，背负着沉重的摄影装备攀登近六十度、满是滚石的陡坡，随着高度的急剧上升，冰川湖在脚下变得越来越小，危险却越来越大，稍

子色调。凌晨三点多从露营地出发，在黑夜中开始攻顶，在天蒙蒙亮时，来到了户外运动爱好者可以到达的冰川湖边，这里可以看到山峰，但中间仍隔着另一座山因此不

能看见全貌。

我決定要翻過此山。最艱險的時刻到了，背負著沉重的攝影裝備攀登近六十度、滿是滾石的陡坡，隨著高度的急劇上升，冰川湖在腳下變得越來越小，危險卻越來越大，稍

子顏色。凌晨三點多從露營地出發，在黑夜中開始攻頂，在天蒙蒙亮時，來到了戶外運動愛好者可以到達的冰川湖邊，這裡可以看到山

峰，但中間仍隔著另一座山因此不能看見全貌。

我決定要翻過此山。最艱險的時刻到了，背負著沉重的攝影裝備攀登近六十度、滿是滾石的陡坡，隨著高度的急劇上升，冰川湖在腳下變得越來越小，危險卻越來越大，稍

子顏色。凌晨三點多從露營地出發，在黑夜中開始攻頂，在天蒙蒙亮時，來到了戶外運動愛好者可以到達的冰川湖邊，這裡可以看到山

峰，但中間仍隔著另一座山因此不能看見全貌。